

第四卷

长篇小说

龐瑞垠文集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龐
瑞
根
文
集

第
四
卷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庞瑞垠文集. 第4卷, 长篇小说/庞瑞垠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6. 10
ISBN 7-5399-2423-3

I. 庞... II. 庞... III. ①庞瑞垠—文集②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②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0351 号

- 书 名 庞瑞垠文集 / 第 4 卷
著 者 庞瑞垠
责任编辑 朱建华 游济仁
责任校对 芒果 杨梅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mm 1/32
字 数 480 千
印 张 20.375
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,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423-3/I·2296
定 价 400.00 元(共 8 卷)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第四卷目次

秦淮世家

上

.....
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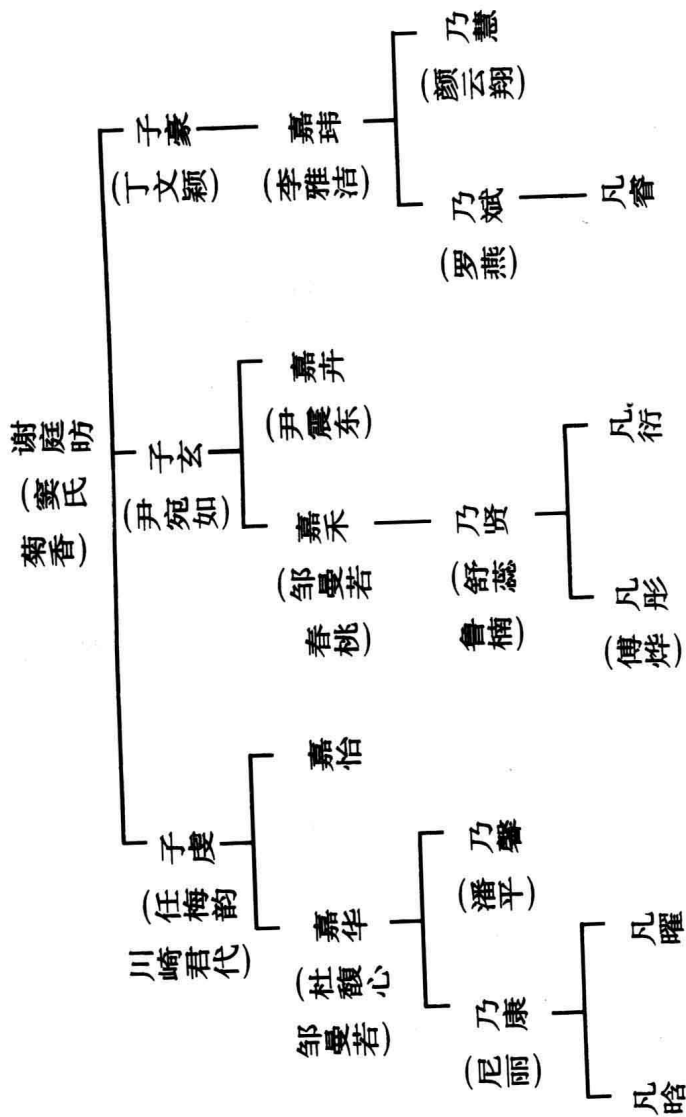
秦淮世家

上

我一面作恶行和善德的目录，描写性格，记述社会生活中的最主要的事件；一面恐怕正在写着历史家忘却了的历史——风俗史。

——巴尔扎克。

谢氏家族世系表



第一章

1

载着桨声灯影，载着雾霭流云，秦淮河十里紫纁，岚青波翠，悠缓地流着，一年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一个世纪一个世纪，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，送走了市井黎民的无助浩叹，送走了王谢望族的兴衰荣辱，送走了复社公子的慷慨悲歌，送走了旧院佳丽的绮靡哀怨，送走了说不完的名缰利锁，送走了道不尽的煊赫权势……一年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一个世纪一个世纪，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，终于流进了公元一千九百零八年，又开始演绎一个世纪的悲欢离合、生生死死的故事。

故事发生在秦淮河畔夫子庙前的钞库街，斯街系明代国家金库——宝钞库所在地，街以库名，它与武定桥、钓鱼巷毗邻，历史上曾经妓家鳞次，比屋而居，房宇精洁。尔今，旧院多已毁废湮没，街巷里熙熙攘攘的则是寻常百姓。民居多为穿堂式两进平房，一律的粉墙黛瓦，檐角翼然，外观格局不大。只是巷子北头有一宅第却显得气势非凡，但见青石门楣上镌有“寄园”二字，嵌有石绿，古意盎然。门口有一对憨态可掬的石狮子，黑漆大门缀以青铜兽头门环，油漆剥落的门上，用碎贝拼嵌着一副楹联，上联为：承家事业辉堂构。下联为：经世文章树栋梁。苍劲朴

拙，笔力千钧。

寄园的主人谢子玄，据说是东晋名门望族谢安的后裔，职任银行襄理，兼营大功坊一家古董店。其父谢庭昉乃翰林院编修，供职北京，身边带有一子谢子豪，乃子玄胞弟，就读于京师。谢子玄还有一位胞兄谢子虔，官派东瀛，在早稻田大学专修法律，出国已是三载，在彼邦讨了个日本女子，名川崎君代，而子虔元配夫人任梅韵则住在寄园。谢子玄是去年结的婚，太太尹宛如，乃是河对面东牌楼绸缎业主尹心瀚的千金。三进两厢且有楼面的寄园，连同子玄母亲谢老夫人窈氏，居此仅四人。此外，则有服侍谢老夫人的小大子菊香，洗衣做饭的老妈子吴妈，再有看门的男佣二倅，车夫元奎。年复一年，阴盛阳衰，难怪庭院寂寥，少有活气。

暮秋的一天临晚，街上杂沓的市声传入院内，老夫人着二倅前往打探，黑漆大门刚一拉开，只见子玄神色慌张地闪身入内，直奔前厅，刚好老夫人、梅韵、宛如都在，子玄目光怯怯地斜视着妻子隆起的肚子，说，“也不知能不能挨过今天……”

“说甚呢，没头没脑的。”宛如嗔道。

“唉——”子玄摘下瓜皮小帽，抹了把脑门上的汗，叹道：“昨天皇上驾崩，今天，太后又驾崩了。”

话音一落，把众人唬得目瞪口呆，老夫人颤巍巍地转过身去，朝几案上供着的观音瓷像连连作揖，口中祷告不止。宛如则软塌塌地瘫倒在地，幸好梅韵将她一把拽住扶到太师椅上。

“会不会改朝换代呢？”老夫人摩挲着额头对子玄说，“你爹该派由京城递个话来才是。”

“事情太突然，爹定然忙着哩，”子玄稍稍冷静下来，“改朝换代倒不至于，大清朝自世祖顺治帝立国以来，又不止一个皇上太后驾崩，岂不照旧延续下来了？可眼下，街上店铺无一例外地挂了黑幡，明远楼整个儿用黑纱蒙上了，还设了灵堂，供各界祭

莫哩！这日子太不吉利，我最担心宛如临产……”

“噢，这话对箍子，”老夫人脸色变得煞白，“宝贝孙儿可不能在今天出世。”说着，她凑近儿媳说，“宛如，你要咬紧牙关，熬过这一两天呢？”

“嗯、嗯……”宛如应道，双手捧着腆起的肚子，仿佛要把孩子摁在里面不让出世似的。

梅韵见状旋对宛如说：“回屋歇息吧！”遂搀扶着儿媳缓缓地去了后院。

至此，一场惊吓才算过去，老夫人的心思自然全都凝聚在儿媳身上，在这临产的日子里，她怕儿子木古，万一情急做出不宜当的事来，遂将子玄打发到隔壁房间去睡，另将小大子菊香派过去，在寝凳上铺了被褥睡在宛如床边，好日夜侍奉。饮食，则由老妈妈子吴妈悉心调配，尽做新鲜合口的。宛如的娘，更是天天过来探望，东牌楼到钞库街只几步之劳，便捷得很，每次来，也都让家里的女佣跟着，携上盛满佳肴茶点的竹笼，明知女儿厌食，老太太愣是哄着女儿尝尝，哪怕只尝一口，她的心思像是就没白费。总之，在谢、尹两家的心里，孙儿出世似乎比改朝换代更要紧哩！

就这样，在担忧和期待交织中，宛如熬过了皇上太后殡葬的日子，居然在爱新觉罗·溥仪登基的那天申时生下了一对龙凤胎，那闹猛、脆刮的啼哭，结束了寄园古寺般的幽寂，弥漫着勃勃生机。

“子玄，愣着作甚？”老夫人催道，“给孩子起名字呀！”

“这事得禀报爹，我就去电信局。”子玄说着捧起锦云葛夹袍下摆，跨出房门。

“告诉你爹，一个男娃儿，一个女娃儿……”老夫人踮着小脚紧追几步叮嘱道。

谢子玄脚下生风，一径来到中华路电信局，接线生让他稍

候，约摸过了一刻钟，电话接通了，听了子玄的禀报，谢庭昉欣慰地抛出一连串呵呵的笑声。

“爹，就等你给孙儿孙女起名字呐！”子玄口气甚急。

“噢噢，数月前得知宛如有喜，我就想好啦，倘生男娃儿叫嘉禾，生个女娃儿呢，叫嘉卉，刻下，龙凤临门，两个名字都可用上了，”老爷子一改言简意赅的习惯，变得啰嗦起来，继续说，“看看，真是要多巧有多巧，宣统帝登基，我的孙儿孙女出世，吉利啊！子玄，告诉你娘，你媳妇，务必带好嘉禾嘉卉，三朝办得热闹些，待我告下假来，自当南返，哎呀，我真是有些等不及了……”

“爹，你就告老还乡罢了，以享天伦之乐。”子玄说。

“容我再想想，再想想。”谢庭昉未置可否。

三朝这天，寄园热闹非凡，东牌楼的尹心瀚夫妇一早便来替外孙贺寿，南乡的表爷邹汉鼎携了板鸭、五香牛肉、毛栗子从六十里外的白溪村赶来。当亲眷在前厅攀谈之际，后院内室里，炭盆中的火烧得正旺，谢老夫人屈着身子，用槐枝苦艾熬成的苦水，在替孙儿嘉禾沐浴，老人家脸上的皱纹笑得像菊瓣舒展，边洗边哼道：“先洗头，做王侯；后洗腰，一辈倒比一辈高；洗蛋蛋，做知县；洗洗手，做知州。”接着，又给孙女嘉卉沐浴，尽管没词了，殷殷呵护却丝毫未减。倏忽，老人家又用姜片艾团灸娃儿脑门和各处关节，又以清茶擦娃儿牙床，繁文缛节一样不少。忙完了这一切筵席始开，三朝酒把一个个灌得耳酣面热，在总也说不完的祝福声中，嘉禾嘉卉待在襁褓中，躺在母亲身边，稚嫩的眼睛时不时转动着，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。

其后两年，谢府凡事皆顺顺当当，嘉禾嘉卉无病无灾，健康活泼，其间，老太爷谢庭昉也辞官离开京城返归寄园。

自从光绪十六年进士及第，经翁同龢点补翰林院编修，谢庭昉经历光绪、宣统两朝，司职编撰国史，他一直把“修身、齐

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奉为人生圭臬，但自打戊戌变法失败，恩师翁同龢被慈禧太后发落回籍，贬为庶民，他即对官场日趋厌倦。他崇尚理学，仰慕宋明大儒的道德文章，可是，作为翰林院编修，得处处按照钦定的观点形诸笔墨，日久天长，教他感到难言的压抑，许多独立见解，只能积蕴于心，中国文人素有著书立说立言传言之传统，人人晚境，回首前尘，世事烦忧，总想有生之年，力逮补偿，这便是他告老还乡之心曲。只是，他把清室的风雨飘摇，看成是臣僚们的昏聩无能贪赃枉法所致，“忠君体仁”仍深刻地牵绊着他，故而在离京前夕，竟然去东陵凭吊了光绪的墓庐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辞官后，他有了充裕的时间，能沉埋于室按照自己的意愿研修学问，使他有了一种手脚松绑的感觉。欣然之余，自撰一副楹联，装裱后悬于书房，上联为：“三十年入仕多难到老方知闲退好。”下联为：“五千卷搜罗非易抱残还望子孙贤。”他隐匿陋巷，自与古人为伍，不屑于世务。自然，稍有闲暇，则予嘉禾嘉卉以启蒙教育，饱享孙辈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。

其间，大儿子谢子虔自日本学成回国，原拟在京城法部任职，这正合子虔的心意，他不想回南京，那里有元配夫人任梅韵，他怕一旦回去夹在任氏和川崎君代之间难处。可是，子虔拗不过父亲，万般无奈，只好回到南京担任了地方法院的一名推事。

子虔出国之前跟任梅韵是圆了房的，梅韵独守空房三年，没料到子虔竟带回一个女人和三岁的混血儿子嘉华，从名分上说，元配为大，可是，子虔却粘着宠着川崎君代，尽管表面上跟梅韵客客气气，却始终不去梅韵屋里过夜，梅韵是个贤淑善良的女子，嘴上不说，私下里却没少哭过，偏巧，又让谢老夫人撞见过，告诉谢庭昉，为此，老太爷颇不称心。川崎君代依然着和服跋木屐，借助手势说些半生不熟的汉语，而与子虔交谈时，全用日语，这些，都令老太爷看不惯，尤其使他感到别扭的是，孙子

嘉华竟也咿哩哇啦地说得一口日本话，这岂不是数典忘祖吗？再有，这孩子惧生，跟谢府上下若即若离，仿佛不是谢家的后代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当初，这桩婚事，子虔是先斩后奏，木已成舟，谢庭昉驰函训斥之后也只好勉强认可。那时，他跟这位儿媳毕竟天各一方眼不见为净，如今，却在一个屋檐下过活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他胸中闷雷滚滚，时有发作的可能，可他是个有身份有脸面的人，他得守住属于自己的那份尊严，尽量地遏制冲动，以维系大家庭的温馨和睦。

可是，俗话说过得了初一，过不了十五，一天，谢庭昉父子间的冲突到底爆发了。

这天，正逢端午节，一早，谢庭昉吩咐子玄将前厅“浮生若梦谁非寄，到处能安即是家”的竹刻楹联擦得干干净净，又悬挂上钟馗像。吴妈将买来的葛艾菖蒲插到各处门上。嘉华、嘉禾、嘉卉背系张天师骑虎被，腕系五色线钏，额蘸雄黄画了王字，颈上的经络兜里盛了青壳鸭蛋，活蹦乱跳地跟着大人们来到文德桥上观看龙舟比赛。只见秦淮河岸边人山人海，欢声雷动，四条龙舟一字儿摆开，一声锣响，势若蛟龙，争先恐后竞渡开来，舵手挥臂指挥，鼓手使劲擂鼓，赛手奋力划桨，但见波翻浪涌，水花飞溅，岸上人声喧哗，不停地向河里抛掷粽子。谢府的孩子头回见此盛况，在大人臂弯里争说这条龙舟“来势”，那条龙舟“推板”，乐个没完，直到河面上分出输赢，一家人这才尽兴而返。子玄提议去奇芳阁品尝秦淮风味小吃，子虔见父亲神情疲惫，便说回家吃宜当，众人未有异议，遂簇拥着谢庭昉往回走，途中，川崎君代让子虔陪她拢了附近的鱼市，说是要做几道日本料理给家人尝尝，说时脸上闪现出少有的笑意，显然今天她心情特别好，子虔顺其心意，抱着嘉华，在鱼市转了一圈，买了活鱼活虾回到寄园，众人听说要吃日本菜，自然好奇并伴有浓厚的兴趣，就是谢庭昉也未予插嘴。

中饭时，满桌是吴妈烧的维扬菜点，中间又添了川崎君代做的生鱼片、寿司和天妇罗，开饭时，孩子们图新鲜，筷子齐都伸向日本菜，川崎君代面带微笑将生鱼片往嘉禾嘉卉碗里夹，双胞胎吃得津津有味，尽管蘸了芥末，连连打着喷嚏，仍一片一片地往嘴里送，把大伙惹得又是爱怜又是笑。谁知夜里，两个娃儿腹泻不止，把个寄园闹得鸡犬不宁，谢庭昉亲自去建康路国医馆请来名医张简斋，一番望闻问切，张简斋理了理纸，凝思片刻，开了脉案，让子玄随去取了中药煎服，临天亮，两个娃儿的腹泻才止住，这时，谢庭昉已累得气喘吁吁，回到房间，却难以入睡。

一早，老夫人将热水倒入锡壶外层，替谢庭昉温酒，谢庭昉喜好以酒代茗。洗漱罢，他在太师椅上落座，悠悠独酌，半杯下肚，忽然烦躁起来，放下酒杯，在屋里踱来踱去。

“你让菊香把子虔叫来。”沉默有响，谢庭昉对老夫人说。

“他也一宿未眠，就让他多睡会儿吧。”

“我让他来就得来！”谢庭昉不容置辩。

老夫人不再做声，踱着小脚走了出去，不大会儿，子虔睡眼惺忪地来到父亲书房。

“我就不明白你何以要娶一个日本婆子？”子虔刚进门，谢庭昉便训斥开了，“悔不该当初让你出国留学。”

子虔知道父亲因何发火，闷声不响地低头站着，老夫人则惴惴地偏坐一旁。

“日本人是生番，不开化，茹毛饮血……”

“爹，人家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……”

“我不管什么明治维新，”谢庭昉截断了儿子的申辩，“生番就是生番，玩花头经，吃什么生鱼片，你没见嘉禾嘉卉折腾得好惨。”

“君代也是好意，”子虔婉言解释，“嘉禾嘉卉只是不适应，嘉华不就没事吗？”

“你别提嘉华，”谢庭昉怒气未消，“你说他究竟算中国人还算日本人，说啊！”

子虔见父亲仍在气头上，心想说什么也没有用，只顾摇头叹气。

“老爷，你的话不能这般说。”老夫人委实看不下去了，觑了一眼谢庭昉说，“嘉华总归是我们的孙子么！”

“我没这个孙子，”谢庭昉一挥手，“整天不沾我的边，尽说些唧哩哇啦的番话。”

“爹，你这样说，意思是让我们离开寄园喽，行，我这就去别处找房子。”子虔说着转身就走，老夫人却紧紧将他拽住。

“老爷，不是我多嘴，今天，你的话说过头了，”老夫人仗着胆子说道，“嘉华才是个小娃儿，你对娃儿也没个好眼色，让娃儿怎么粘你，再说，学会中国话也急不得，要一步步来。”

谢庭昉看了看儿子那沮丧痛苦的脸色，沉沉地叹了口气，说，“好喽，我也不想再数落你了，既然君代跟了你，要让她和娃儿都要成为中国人，”捋了一下长髯又说，“梅韵那边，你也别冷落了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老夫人接住话茬说，“梅韵毕竟是你的元配，虽说生在乡下，也是大户人家的闺女，自打你们归来，她待你们够宽容的了，可她心里并不快活，子虔，你不能亏待人家。”

“何况，谁都知道谢府是什么样的家庭，不要闹出不仁不义的事，让钞库街的人笑话。”谢庭昉又说，语气已趋平和。

子虔见父亲气消了，觉得父母的话也有一些道理，在感情上，自己确实冷淡了梅韵，这想必也是父母心中的一个疙瘩，父亲的借题发挥，怒不可遏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，他还能说什么呢？只有内心的愧疚，向父母鞠了躬便退了出去。

2

寄园后院临河有一畦菊圃，明灿灿的阳光下一片斑斓，就中黄的有报君知、金孔雀、莺羽；白的有玉牡丹、一团雪、白西施；紫的有双飞燕、玛瑙盘；红的有醉杨妃、绣芙蓉；淡红的有佛见笑、玉楼春；尤为惹目的是一株硕大的白瓣黄心白菊，名曰“大笑”，枝叶疏散、清香扑鼻，可谓菊中绝品。谢庭昉平生酷爱菊花，昔日在京城为官，一入秋令，案头必置菊花以为清供，寓所壁上一直悬挂着任伯年的《菊石图》，另有宋代郑所南的一幅行草，题的是：“万木摇落百草死，正色与秋争光明，背时独立抱寂寞，心香贞烈透寥廓。”作别仕途，字画随他南归。如今挂在前厅，常令宾客钦羨不已。谢庭昉自匿陋巷，除了著述、课孙，不屑于世务，余暇总流连菊圃，春忙翻盆，夏忙浇水，秋忙修剪，冬忙埋藏，事必躬亲，乐此不倦。自然，菊圃并不是后院的惟一景致，还有一丛紫竹，一棵枇杷，花木无言，摇曳生姿，给归隐后的老人平添了几分闲适。谢府上下知他爱菊，也都变着法儿讨他喜欢，老夫人给他做了菊枕，菊香为他沏上菊茶，吴妈替他做了菊粥，最有意思的是子玄觅得几粒隐现菊状的雨花石，置放于一只名贵的汝窑白瓷碗内，再注入清水，端到他的书桌上，老人低首凝思久久不忍移目。而长媳任梅韵则每隔三日换一盆清供送往谢庭昉的书房，有时，她的身影也出现在菊圃，非是赏花，而是除草。尤其令人难以想像的是，她居然依据明代袁宏道的《瓶史》所载，向子玄讨了一只铜瓶，插入一支胭脂菊，再插入从夫子庙花市买来的黄白山茶和秋海棠，有主有次，相映生辉，当她将此瓶插花送至公婆卧室时，竟使在儿媳面前不苟言笑的谢庭昉眉开眼笑。他是读过《瓶史》的，内有“使令”一节，提及“菊以黄白山茶、秋海棠为婢。”他甚赞同，却从未见过，